

續

者

舊

續者舊卷九十二

南湖秋水社三趙之一

趙顛榆嗣萬字人年一字如園公子琦徵少子也三趙才名鼎足  
顛榆年輩稍後出康熙丙子得其計卓然不克成進士晚知顛  
榆縣有清節身後子孫式微予求三趙詩顛榆尤不可得最後  
榮生可安購其叢殘近體可百首予又旁求以足之因得稍為  
論定而古詩寥、矣要之不過一轡之剩矣也

春晴

雲鳥亂相遇 斌陽倒接坡 烟迷樓榭隱 水澗鷗鷺多 未聽流鶯怨  
先聞百舌歌 春風初入幕 誰為展青蛾

歲盡

優游卒歲計 誰工蓬戶朱門感 歎同勢洩沃焦無可障 途尋濯菴

孰能通得魚喚酒，冷村老倚杖看雲。咲秃翁纔過飯端，仍日月不知何故，迫年終。

呈萊蕪令

負書挾策愧壯圖，枵然瓠落浮江湖。老來骨體強，抖擻上馬下馬須人扶。山巔水滸胡為乎，憑軾結勒任彼都。懷中一刺幾破碎，眼光屢白神情孤。出門惘惘，向誰託輕許。肝胆非丈夫，我侯今之范。萊蕪其我宿，昔交歡。娛握手，契濶懌馳驅。幾年勝地恣搜討，道脉當歸泗。其洙徒讀秦碑魯殿文，此等學業君不須。震沐風塵拂蘆面，椒露在尊內。在孟看山坐，嘯自有得。蓋公堂上一事無，不能助君清淨治。長嘯短咏，胡篋長春高嶺產靈藥，貞節古祠蹲龜。跌山川人物一寄目，奚囊收拾登歸途。

計臣

每嘆台州鄭廣文飢餐橡實囊無新豈知赤仄翰都講始有青種  
坐上賓司馬高才終賴富原生多病實因貧灌園堊老忘身世天  
下安危仗計臣

和大兄入選贈六叔父游山作

席門風迹不曾完長者車來每締歡幽谷叢蘭隨律暖空齋劍氣  
逼人寒登山自覺衣衫薄玩世方知天地寬借問此游何結束青  
藤為杖籜為冠

春盡即事與沈文孫同學

海氣先催澤國炎黃梅欲熟雨廉蠟魚隨潮上初登市雀引雛飛  
學過檐去住有緣心不繫歡愁無定策空占湖上總是忘愛地百  
遍招尋也未厭

小至書懷

日九冬半迅如奔愁倚高樓雨氣昏瓶粟盡漿同有恥雁奴橋畔  
嘆無言不才木老春徒動隔歲棉多夜失溫剩得案頭書卷在紙  
窓破碎任風翻

續耆舊卷九十三

國初諸紳詩

徐開封懋昭字晉公其父承烈亦能詩少貧工詩成康熙甲辰進士知沛縣沛有前孝廉閻尔梅志士也時方亡命山海之間刊章名捕開封外奉簡書而陰厚其家已而尔梅以合肥龔氏之力得釋生還開封繼粟繼肉待之極恭時人以為難已未荐舉博學鴻儒報罷同知開封府柄在太守不得展其志也開封在任籍多年然一貧如故可以知其廉其詩其周鄭山李曙樵洪梅槎唱和最多聞其家遺集尚不僅如雕本之所傳者予未之見也開府最持資格素有徐戶部家麟有兄弟稱已而戶部子勳同甲辰榜欲以齊年相視執禮頗急開封遂絕往還其剛如此

春閨

桃花半落春將老，約伴西園閒採艸。一枕連蟬春夢繞，貪眠忘却梳頭早。正欲開箱檢茜裙，金衣柳外一聲聞。傳言謝負鄰家約，百和重將綉被薰。

吳羌山高士菴老僧歌

吳僧名鏡如，結茅山頂八十餘，復生四齒，亦一奇也。

孤空一點懸青黛，塵世誰知山所在。却被吳羌著姓名，至宋復逢沈先生。兩經高士高山隱，反使高山麋鹿驚。我來絕巘尋遺跡，破衲山僧頭盡白。年逾八十齒重覲，持罷楞伽坐盤石。結茅蒼磴已多年，相去青谿尺五天。自言不入城中久，但見城生朝暮烟。燒榛煮雪西岩曲，滿泛春濤素瓷綠。數竿靜對竹無言，一榻當窗月同宿。暎照入山、欲沉別僧呼雲、在襟四望山頭雲不去，惟餘天半一松林。

咏歌風臺

秦人鹿走楚人逐十萬鉏耨震函谷亭長醉中拔劍起義旂直指  
舊田陸五載功成歸故鄉飲酣擊筑歌殷揚呂公座上客猶在王  
媪墟頭酒尚香向日重瞳共罷戰東歸志急咸陽弃英雄同一故  
鄉心遲速稍殊成敗异穹碑初建自何時鉄裡苔封古篆刻休嗟  
原廟歌兒廢長陵只問守篆誰長陵寂寞渭河畔渭流一瞬東西  
漢、家湯沐舊名存留得高臺臨曲岸臺前春至綠楊生綠楊枝  
暖黃鸝鳴綠楊非復漢時樹黃鸝猶是漢時聲金溝路斷川原易  
四百炎罔餘片石樊卷淒淒露草青沛宮漠、烟林白千年陳迹  
不須論且醉高陽酒一樽日暮捲雲臺上臥蜿蜒疑是赤龍魂

范亞夫墓

何地容埋骨東山綠樹陰草香生石碣鳥語出空林終古彭門在



千年灘水深春風銷不盡為楚一生心

夜爽

燃膏賭勝度芳辰銀箭銅壺刻漏頻敲落碧梧枝上月驚回翠帳  
夢中人柯邊聞局原無夜橘裡藏枰別有春一劫鴛鴦猶未了  
伊難唱起東鄰

調寄函堂春 初春

舊時百舌喚春心客牀幽一夢先驚年芳草伴愁生今又青  
頭上銀幡半却簾開彩燕雙輕不須楊柳亂啼鶯早是傷情

盧鎮達字公弼一字函赤稟姿穎悟紹亂能文章孝友剛方獨  
崇氣節不為世俗脂事之態康熙丙午荐入公車不第者再授  
蕭山教諭再任嘉善陞鎮遠縣邊方兵燹遣黎當滇粵門戶往  
來郵傳如織臺省符牒催呼旁午先生事之綢繆調度得法其  
民安堵休息而積勞致病遂乞休督撫咸憫留之終不得奮其  
志去之日士民樹碑于黔中之陽歸里後社門著述尤究心史  
傳書年登九秩著有鴻遠堂全集十二卷續表忠記初集二卷  
三集各八卷黔行記程一卷兼工書法旁通給事以墨蘭著先  
生工于古文蕭山毛檢討西河困于諸生先生吁咈之西河感  
焉為續再作表序墓誌已而西河以京師文學之禍不用其  
序君子薄之先生詩朴直中雄風同時落嶼在堂一派皆主韶  
秀先生雅不以詩擅長然正擅其不為時風眾勢之音也子遠

與予最善

族譜告成有

生民溯厥初本天亦本祖、宗瀼泆深留裔枝葉吐著藟庇其根  
橘柚恋其土菁、連理枝翩、比翼羽眷令聚高原羔羊解跪乳  
物性尚綢繆人情胡猜阻我祖起劉陽華路立門戶雲臺逢際會  
鉄券膺多祐再傳籍明州十世蔭吾父冠蓋既羊綿穀名復濟楚  
孝弟畧鉉基忠信壯干櫓寢膳履柔恭蒸嘗潔秬黍霜首念劬勞  
雪泣悲岷岷庭前棠棣花交柯障寒暑恥懷封殖心經營共甘苦  
儲壽斛流盈芹香發庠序纓綏承舊家雲初新接武予已忝冢子  
吉蠲揖世譜騰茲版業難櫛沐臨風雨誦彼南陔集養志敬為主  
再歌行葦章孔懷車相輔小忿懲內闕同仇禦外侮玉佩範步趨  
金緘戒口語丈夫志桑孤婦女絲簋盥永夜誦詩書良宵鳴机杼

飲惕沉酣節欲避斤斧子女守一藝古亦有鄧禹但能保方寸  
奚問耕其賈至誠動萬物傾吐動肺腑舞智肆奸欺鼠穴困寧數  
游手天地僧端人鬼神祐儉則周有餘寬乃終無詛急足蹶康莊  
暴氣生蟲蠹老夫灌言貽謀期玉女勿替蓋引之家報冠裳宇

題貴州安酋之難諸忠作

桓、干城士囊底儼前籌有苗方跋扈未雨失綢繆孤壘支半壁  
敢謂一身謀揮戈忘戰苦陣雲凍不流悲風走沙磧熱血染寒表  
又有慕義者甘共國殤儔壯心挽落日霜氣凜高秋驅車過龍里  
猶聽說三劉

題武昌殉難諸忠作

滔、江漢倏無紀百萬生靈浮糠粃由李梅劉全盛時客作厲鬼  
擁如螳一朝滄海揚風塵曲房阿閣化紅雲剽刃家翁肆屠割都

是里仁會裡人吁嗟乎維城赤社已將淪文昌門外賊千羣老臣  
若語舌欲短猶愛黃金不愛身、既死兮金亦死夜、啼烏悲帝  
子可伶三百年全交椅沈、獨坐在江底

題史閣部傳

邗閔溝上濤靛咽流不盡千年紅雨濕二十四橋簫管清吹不不  
黑天嚴霜夜月衆擎一柱支半壁挽不轉歷數有歸智勇訕梅花  
嶺下寒食節聽不得野老從頭握拳說透爪氣何烈縱使形銷神  
豈滅猶堪鑄金和鉄猶堪嚼冰和雪

題王葵心食事傳

聞氣張天天地閉百草離坡靡草死惟有青松顏色古肯與繁英  
逐流水正氣由來不可磨亭、獨立疇堪伍君不見二月狂風捲  
席起桃花亂落如紅雨

嚴灘子陵祠

子陵行一意高卧空江濱空江峙双峯石骨何嶙峋投竿不在魚  
臨淵適吾真鴻鶴翔千仞縹緲凌層雲伸足搖河漢一卷傲至尊  
光武今何在客星翻主人

登貴陽照壁山

晴空爽氣發緩步陟岩峩一壁撐天地千秋劃漢苗雲迎新到客  
月趁晚歸樵鐘磬風前落梵音似海潮

續耆舊卷九十四

國初諸紳詩

王解州朱旦原名春正字宇日故評事家勤子也評事其華檢討  
莫逆故解州為其婿評事于五君子之禍諸家子姪解州最長  
叅贊其間遂并捕入獄評事聞玠救之得免改姓名曰朱旦時  
評事荔堂亦匿檢討女事定來歸少承家學下筆千言痛心國  
難無意世事也已而以貧出游三藩之交陝賊應之從府州過  
晉、撫以保德州牧之存便宜假以固練之職用奇兵復府州  
賊不得保德窺寧武皆其功也丁巳優授解州牧以爭益丁忤  
大史去官解州之民寃之已而起知廣東之瓊州道卒解州之  
任論者比之嵇紹不無山公悞人之嘆然以書生橫槊成功直  
追李芻辛說一輩可謂奇才其在解州百廢具舉尚未滿二年

也採葦堂三十餘卷諸體皆備風發泉湧尤工樂府古風其驚  
人語如藺相如爭淝池能使秦王不敢有加如田延年議昌邑  
能使霍大將軍心悸真別具錦腸者今無後予訪其遺文而從  
之獨怪其薄商山之被名恨此上之難逢蓋亦耿、未忘不知  
何以守之不固也

丁都護

陰陽修短中猛怯漸相度壯士不知天、道莽為霧丁都護少為  
父為天長隨天作步朝剖九龍盤暮逢一尺布丁都護生豈解泣  
人今親覲此數日者易為辛新者安得故丁都護屋角燒裙襦枯  
折同陌路赤土敢生人漫、不堪故丁都護娶女大門楣嫁女旋  
破戶即使見天子敢言不敢怒丁都護

渡江吟吊史閣部



紅日西沉，荻滿洲，憑今吊古，何悠、人生心力果長安。空中魂魄  
迥山邱，不然心力果游移。九天濡薄五岳偷米脂，縣來獨眼孽漁  
陽鼓逼，稻漚擁，藩吳楚，民情踊下。椒山川肉食，謀草成速下江  
南表，誰知量沙半夜籌，整斛算珠官有價，分門引客濁者流，白版  
聖神木，瞋目黃飄師，傳堂攔頭史公生為天下士，錚、難與小臣  
留宮門，半掩看乘鶴，陰陽莫辨，任惛牛鳳陽入朝，江都走芦花點  
淚入空舟，嗚呼公去，舉朝休道旁築室，征夫窟盈庭，抗議衆以愁  
將軍背後投頑口，官家親手裂冤疏，詔馳皖口，和左師，挂冠東林  
避魏仇，魏黨內外奄寺盛，呂媵蕭娘拜號，鄭綺閣，開筵花滿庭，金  
運布地，夜臨鏡宮中，黃皓能事神間中，姜維早失仿中原，逐鹿已  
無皮，南庭指馬說有命，報恩寺鐘百八般，江北血書千數，清諸事  
畢集，扳硯屯秘策，已將江北屏，但知力禦上將帥，更誰發救睢陽

令王孟津主東宮案黃監軍索貴池聘井蛙鳴亦有公私江蚌持  
却無邪正內難何如外難臨臣仇寧似國仇病此時大病在江都  
揚州地漸無樵蘇懸釜沉舟晝地守殘風短城孤援師西

矯詔捲旗沉甲多前遁半臂何嘗救蟻子九錫空令佩昆吾  
北望塞霜散不閉急浪滔空日無氣礮擊江艦鷄轉鑄鳴堤柳軍  
隨臂猶缺船暫相迎豈知金牌默受制惟幸江城十萬樞阿翁誕  
語無他意平生不惜機上屠何況臣一尔與吾偏鎮逼將高婦叛  
奇謀欲決高郵湖此湖若決北軍盡毡庐繡纛化泥塗火燒藤甲  
蜀延命水沒方城漢可都今思湖勢與河連百城性命惜無辜邱  
民為重社稷次躊躇盈腹寧守愚四面楚歌驩不逝遲中水綠刀  
頭蒲前金擡飯街前灶掘鼠享士膳旁奴火熱東門半角無相公  
立馬問中逾滿道遮呼落懷裡投中吞烟不能起顧視頽垣暗灰

乱彷彿烟橫血漂市良夫乃言非合此江淮湯、無人矣南八暫  
生何能為許遠後橋亦復尔百夫抽矢擁出門愁雲四合陣黃昏  
巷戰共驚童叟魂郭外誰尋清靜村招提塔間墓木影芙蓉水落  
佛灯翻不教仇人來識面曾無汗馬得生奔全軍駢首願殉野九  
里沈醉未招魂公後江南幾日存心力暗如此成敗亦復何  
可論一年我作渡江吟馮夷鼓發周師淋白頭漁翁髮上指說見  
公去無回音只問丈夫氣長在原來湖海情倍深為語老漁莫泪  
濕相公不渡自古今馬阮已向越中沉

詩話史閣部之死有三說其一云被擒見和碩豫親王不屈  
正命其一云諸將欲擁之出死於乱兵其一云青衣烏帽從  
天寧門出不知此終即後英霍諸寨此託名也獨解州詩謂  
其突圍突門而出自盡于野寺不知何此樓要亦足以備參

考至于幕下欲高郵湖以灌北軍閫部不可此事在諸野史  
皆未載尤足補遺可以稱詩史矣

秋夜

莖髮蹉跎應自怜重嵐高塔夜依然醉來買月吳船上真是人間  
解費錢

自從暑退還看月不識長天何處風千古詩人皆吊客一時秋與  
冷英雄

今宵秋事待如何一半蛙殺一半歌休笑浮名容易老木蘭舟外  
盡闕河

破院頑童折肱鐺衡門何用問功名桂花不是人間物偶送香風  
到五更

月落軒西瓦雀啾風敲松子老龍愁背人獨語為何事總被黃昏

催白頭

解州之才同時如證山補堂最稱健者然皆遠出其下乃知  
之者絕少予友董君宏張君寧永從予案上得見擊節共賞  
嘆曰解州有此詩吾子其于出處之間乞少完之予為之軒  
渠

續耆舊卷九十五

湖干二左詩

左教諭臣黃字紀雲一字江樵提督學使峴之兄也雅于古文矯然不羣其餘力為詩亦自蒼秀拔俗教諭長於詩辨然不肯下人其在粵中陳詞水萬管村同幕一言不合厲色相爭嘗以論改歲改月至其詞水互擊論罷則浮白相諧謔教諭律人最嚴其作周鄭山傳謂其不謝絕應酬時有毒蛇遂有商容謝武王式閭改姓為周之戲鄭山之子深以為恨予謂原心而論鄭山不失為遺民而教諭之箴規諤正自足為後輩防範教諭以康熙甲子試禮部仇滄柱在同考中意謂教諭必先往屬之教諭不往是役也適分滄柱房中誤見抹時人以為古戰場之屈晚司教諭錢唐而卒教諭遺集甚富今亦散亡予此見者粵風

四卷惕崖近詠四卷為之選集殊不足以盡其長也

先生為人倔強故同社怡庭諸公講經于黎州而先生不豫秋水諸詩會近在門巷而先生亦不豫然其為學高文實一時之希也

香樹

南有香樹其香澤、上貢一握一取一石命之不犹香戕為尤采者香粵民無粮旦、伐香粵民無裳粵民有粮惟稻則香粵民有裳厥樹維桑

金荔枝有序在七首詩中

快、斲荔枝琅、讀楚詞徐、咀龍眼欵、咏陶詩

十九秋詩

梧桐葉落天下皆秋而嶺海之葉不落故無秋語云四時

皆夏一雨成秋蓋寄旺於三時者未嘗有真秋也梁藥亭  
于是有十九秋之作以補時之不足而同人和之

一望蒼涼色詩情恹淡中蟄吟枯後草靡擊蕭然風靡恨衆芳歇

此欣霜葉紅関山千萬里我意問崆峒秋原

八月稻初熟村、新作醅芽紫忽入臉竹葉綠浮杯露滴江楓葉  
涼吹野店開疎林微見影喜自酒家來秋帘

芦荻花如雪芙蓉淺淡妝扁舟從此適對月訴流光夜靜露尤冷  
水深魚亦忘陽鱈雖易得可愛是河魴秋漁

不信金風候嘉蔬綠繞籬雨餘方欲滴霜後採尤宜淡漠嫌時棄  
清虛有我師此中滋味足寄語士夫知秋菜

草木變衰後王孫遲暮時可怜殘粉蝶何處戀新枝蕭葛三秋恨  
兼葭一水湄蒙莊夢未醒霜露昔相思秋蝶



十一月梅花

層、山水海南天，弥望郊原色，鮮冬日融，春浩蕩，梅花落盡，不知年。

荔枝

東坡謂荔枝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瑤柱、河豚近之。其詩曰：似問江瑤斫玉柱，更說河豚剖腹腴。又嘗問畢仲游曰：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馬遷。公笑而不答。蓋喜其荔枝似江瑤柱之說也。合又曰：閩粵人高荔枝而下龍眼，吾為評之。荔枝如食螯蟬，大蟹斫雪流膏，一噉可飽。龍眼如食彭越、石蠃、嚼、齒，了無所得。然酒闌饜飽之餘，則啞啄之味，石蠃有時勝螯蟬也。此論甚當。愚竊有進者：昔人云痛飲讀離騷，東坡不善飲，每讀漢書至快意，霎輒

呼飲盡觴余生平好讀離騷竊謂荔枝之奇爽可與之匹  
而龍眼一種冲淡之味則亦可方陶詩焉偶東坡復起其  
必以予言為然矣乎

劈雪流膏落錦筵不須鏡口盡吞涎荔枝信似江瑤柱杜甫真同  
司馬遷

仙尉逸品迥難曹何敢瓊瑤執木桃朗讀漢書下美酒飽吞荔枝  
讀離騷

側生快讀離騷句旁挺徐吟彭澤詩淡泊和平滋味足誰言龍眼  
滋荔枝

左學使峴字襄南一字我菴康熙庚戌進士知龍巖縣累官工部  
都水司郎中出為廣東學使先生才地亞于其兄江樵而讀書  
朴实有根底尤嗜經學其家元抄本自校者一百數十餘種今  
世傳崑山徐尚書通志堂此雕皆先生架上物也尤為壽黃公  
石齋之書予嘗見先生說經之文其初易兼采王程邵三家于  
詩不專主朱子亦不專主古序于春秋力言夏時周月之謬皆  
能融會諸家和齊而出之是以經學盛有名者莫如萬丈光宗  
而先生闡然不求人知亦遂無知之者其知四川之茂州嘗作  
玉壘山記謂威州其灌縣皆有是山蜀都駐紮云者今威州之  
玉壘乃湔水出太平寰宇記以為在茂汶間者也若唐志在  
導江者今灌縣之玉壘杜工部赴青城寄杜回詩云題書心  
亂者是也不行萬里莫註杜詩信矣其考據精核如此蜀承大

亂之後民人稀少先生請令遠方商人得辟田許為世業蜀遂  
漸完及視學功名減于司牧時先生不以詩名然沉厚有魄力  
蓋此謂學人之詩自具讀書種子非雕虫家之音也惜其後人  
已沒承祧者非其族痴不曉事不肯出先生集示人予苦索之  
僅得威州數年之詩

保州撫諭土司諸作隱然早識後日改土歸流一節瞿、良  
史之言足為籌邊樓中龜鑑世有東萊選文鑑者定足以知  
此種詩

登寶雞城入棧之始

東卸原莊馬盤蹄來朝使欲踞雲梯春風戰後初燒棧夜雨城荒  
荒者難乾構數升囊有積殘書幾卷筐難携海棠開遍潭無賴新  
險関心路向西

蠻塞

蜀中民少番多民愁番毒故篇中云、

三戶人家鳥鵲喧  
礪房壁竦暗黃昏  
懸崖結構巢雲鶴  
跪足升騰挂木猿  
寒至辺城空杼抽  
春來官長散雞豚  
杞人自古多憂慮  
欲借前籌與細論

蠢尔蝸居偶動搖  
便宜一紙可書招  
勞師車馬先深入  
期會羌虜共受要  
楚哭西風虞餽餉  
番譌落日足芻蕘  
征蠻只用裒荆旅  
節制威尊佈漢朝

花卿家行

花驚定從崔光遠  
入蜀討平段子璋  
有功後單騎過寇虜  
戰已喪元猶騎馬  
荷戈至丹陵鎮下馬  
沃盥浣溪女見之  
曰無頭何以盟  
為遂仆居民葬之溪上

壯士填膺原不死  
疾馳逸足禁千里  
血洗戰袍重索戰  
却被女子

今已矣成都猛將小兒知父老驚知真拜跪歛形手足樹以橫惜  
無扶眼東門視我知定不化鶴來浩嘆人間城郭是大聲一呼還  
我頭山根吼裂陰風起

住保縣自桑坪過鉄野舊州古城通化威州五里盡于此一  
路荒涼險絕因作詩紀行并以慰殘黎

岷山攢竦上千尺沱水中流出見洲側逢人逢先避閃懸岸石狼  
絕扳援巖若田種如棋置野渡橋虛只索懸斥候泥穿蝨影立礪  
房揜壁犬牙綿風吹崩岸將崩石水盪出山將出泉俯瞰千尋雷  
電擊仰瞻百丈索絢牽雞鳴龙吠村何處下穴上巢里一層每見  
狎獐殊險惡得經墟落盡顛連雖然徼外連教多應古來幾聖賢  
禹廟空山親肌丘衛公遺蹟盡善邊維州相望雲頭近古堞空存  
鳥道偏撫字甘心書下考出奇敢慕勒燕然羣賜維少充抗縹皮

肉亦完省朴鞭鼓臥蓬姿江外靜春回黍地谷中鮮竹根注酒渾  
家醉澗底束薪徹夜燃勒把腰鑷開赤埴休貪釣餌誘羌錢男能  
負重腰當俯女要當門足不纏率土普天皆禹甸出耕入息即堯  
天

登姜維古城墓

邊叢雉堞亦空山烏道披萊見漢關夕照遙明三伏雪絕橋雙鎖  
二江灣人家泥屋平鋪麥岡背碕房簇聚蠻事去千年遺迹在隱  
然敵國壯防閑

除夕前一日上凌雲臺亭望

歲晏人烟乍有無瓦、上下噪飢鳥於誰祭灶燈明屋何處辭年  
酒滿壺磊落苗疆空窟穴淒涼城市斷屠沽尋芳欲索梅花笑塞  
草寒先九月枯

續耆舊卷九十六

杲堂唱和諸子之一

貞孝先生董道權字葵子一字缶堂戶部郎守諭子也諸生工詩雅為杲堂所推嘗曰吾党才華之秀莫如張次英其葵子已而從梨州為證人之會客游四方不遇以卒缶堂善事父其卒也同人私謚為貞孝梨州志其墓曰葵子之詩排比妥貼不尚險怪勝語時來以之寫情固多淒淚以之答贈亦復豈饒豈至有諸父庶兄之目弘治以來詩準盛唐流于剽竊公為解縛而失情竟陵浚深而迷路前人湛然之滯混今不難以九泥改色重起風波巽子遊當世唱和雜揉能使彼我之懷通于一致其在甬上諸子詞致翩翩、然人豈指目者惟杲堂葵子二人者都無異詞巽子酒量不多而好飲廣筵密座投壺雅歌醉醒莊語駢



談競狎極詩人之致好交方外挂履洗鉢有巽子之詩便增氣  
氣色木陳之召而歸也欲造樓以藏御書巽子諧之云一自雲  
飄去北游歸來便見御書樓而今不新蒲哭一任煤山花鳥愁  
嗣後木陳者持刀欲殺之巽子逃而免之巽子父守諭字次公  
故官司農失職居家四方之至甬上者必以次公為歸笑談燕  
集仍其舊時然而落寞已甚杯漿爵酒齒鮮粒食皆巽子心管  
手治父無失歡次公三年伏枕茶鐺茶裏未嘗失節母陳安人  
生長華族不耐寒苦巽子當喪亂之際北堂萱草不滅春暉皆  
其至性也詩著岳堂學詩岳堂學文炳蠅集墨傭集旅窗隨筆  
藏其家

寄懷葉九來

士貧苦識淺失計事奔走嘔啞為人工面目非吾有七尺平巖我

一屈等培塿憶昔在吳中再見垂新柳鹿城偶經過不意留連久  
自把菊前觴及醉梅間酒羈旅識交情躊躇感君厚歲月易蹉跎  
十年若反手昨非已浪游今是亦株守東帶耕原平原平不易耦  
風樹觸吾懷一夕成皓首尺書惻棘人寸心佩良友報以加餐飯  
為余努力否

歲除感懷四章并引

丙午歲盡積雪未除淒然四壁因讀陶公歲暮詩有云撫  
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遂其李杲堂萬貞一各賦感懷詩  
七言曰律詩成吟咏若少陵淒涼二字為我言之矣日月  
如流又經此際萍梗依人更難為懷爆竹相聞客睡不着  
披衣篝火復駐感懷鄉思羈愁盡歸紙墨亦成四律易以  
五言即命故人書之以寄杲堂貞一能無同慨

吳越山川隔江湖蜡臘同卷多除戶尉市亦走儺翁不善藏鈞戲  
爭期上歲風故國如在眼惆悵獨飄蓬

幾尺春前雪疊年若可期司農應表瑞吾室有啼飢臘鼓江村徧  
辛盤歲事移飄零傷老大到處漫題詩

錦織雙魚至長貧嘆別離原期身共隱不厭婦難回聽杵懷梅白  
聞雞念伏雌高堂灯燭下此際奉深危

東郭饒詞賦謂李泉堂西皋多弟兄謂萬允城一床書自擁五夜酒同傾似  
此懷吾友能無念遠行相思那得寐爆竹共聞聲

甲寅上巳諸公晨集寄樓隨放舟過南屏掃張蒼水司馬墓

因贈錫暮菴問名和尚

披履凌晨集蓮舟放棹來相期修禊日同上登忠臺午霽春寒滅  
西風宿霧開支公真好事茗戰當流杯

師是吾鄉秀襟懷果異常題詩多失稿種竹已過牆日下看蜂出  
風前咲燕忙房山欣不遠踪跡愧柴桑

柬宋子猶先生

不晤子猶先生者已二十餘年客冬風雪中相覓于玉峰  
旅次傷今感昔情既纏綿繼粟貽金礼復周至當此縞紵  
寂寥故衣敝屣無從復通世好先生古誼如此庶可一敦  
舊俗矣用賦二律用誌勿緩

淪落悲秋賦作才祇餘鶴髮嘆擁頰曾從梅福山中去近學韓康  
市上來結伴幾人修沙社登高何處當西臺雪交夢到經行地依  
舊銀灣拍岸回

屈指今踰二十秋先生微服過明州應門自愧非昭定行酒還欣  
侍太邱別後兵戈荒竹徑貧來家業剩書樓相逢莫溯蘭臺聚何

虞黃中問舊游

客有談天童近事者戲作二絕

文字借灯記北游  
鋤山擬作讀書樓  
從今不哭新蒲綠  
一任煤山花鳥愁

苕溪老衲舊知名  
承恩亦向御街行  
故山仍作誅茅計  
可有樓臺插漢旌

題朱柳堂少姬函蘭冊  
姓劉名璧字崑白

深柳堂邊机杼聲  
停机咲駐讀騷清  
開奩一展琉璃匣  
九畹香從十指生

江南花譜羨春黃  
沆澧秋叢紫更香  
鮮得深墜函函意  
東籬晚節異同芳

續耆舊卷九十七

景堂唱和諸子之一

邱文學胤玉字蘊生一字惺齋其詩婉潔蒼秀時李文景堂村居  
在萬齡鄉故集諸邱最睦而于惺齋唱和尤多惺齋嚴事之友  
于同里為隱學退山方入淮上則張丈力臣皆尊宿也少年本  
松膏腴故證山稱為錦里中人能吹長笛善飲酒晚景困甚然  
與致不減其時萬齡鄉之風雅甲于城內惺齋沒後漸以衰矣  
自會稽遇曹賊兵燹之後無不陸沉

喪亂多門死不哀櫬槨中夜起徘徊戈廷不見鄉村老筆札誰工  
諭蜀才百里湖山仍罨畫萬家烟火半蒿萊銷除霸氣今何在野  
鹿依然上越臺

送方人之西陵

一  
卷九七  
古道昏榛莽斯人獨遠征  
落暉低越樹短榻過秋聲  
老尚離鄉曲  
貧惟伏友生此身如墮葉  
顛倒亦難鳴  
尺棹殘星裡商秋零落稀  
山川神駿老燈火斷虫微  
薄醉冷蕉葉  
賢交惜布衣我愁君日遠  
何以偃柴扉

築城謠

朝城二暮城二十家  
九家城上營蒼頭  
梅色踏餐漏醉撥鷓鴣  
弦和哭殺哭殺動地黃雲沒  
鷓鴣弦嘈雜鳴如割日景苦  
短人苦飢一日經營一文濶  
縣吏持符連夜速富者壞垣  
貧壞柳指向旁人缺不如江  
東寇來知不知

周岷公寄詩題照兼許見過  
回次來韻

停午禾烟隔水屯  
君能蕭洒過荒村  
艇隨黃葉初登岸  
人倚秋山並打門  
乍見已忘時節晚  
談交翻覺布衣尊  
自怜素負西皋韻  
何

霞桃花不有源

己卯花朝同巽子諸方人于邵氏樓中

望中衡宇亦比鄰况值花朝霜色新  
隱几書教傳草閣捲簾山氣  
傍幽人從誇詩律年來細但覺杯盤別後親  
閉戶我慚經術淺幾番寂寞俯松鱗

遣懷

自成褊性最難馴合時宜慕古人斯世斯言非阿堵  
此風何處障汙塵此嫌平子才無命不信原思病是貧  
兩眼轉看雲物變白衣蒼狗幾番新

小影自述

形質賁自天筆墨搃其柄誰為古衣冠徒然象優孟我眉厭煩惱  
安之曰有命我口厭雌黃戒之曰遠接雖無十行目有色亦辨亡



雖非五車胸有書亦馳騁耳仍生兩葉松風絕遠龍脚仍辨兩板  
名山難選勝人事多錯違海鷗跡未定祇因父母身不敢忘恭敬  
曷不腰樵斧虎狼近為政曷不持漁竿風浪憂靜難此以眠白雲  
任呼輒不應此以學安禪披吟坐石磴人間何色壽貧也實非病  
荏苒五十年瓦霜遂滿鏡往事不可顧一擲如破甌豈知此中人  
至老顏常瑩易消蒲柳姿難傳麋鹿性終當駐歸隱秋籬花作証

秋夜讀書

白晝話閒事清宵起讀書  
遣愁荒寸晷臨老愛三餘  
夢短身為鹿醒多眼是魚  
歲華容易過莫問夜如何

續者舊卷九十八

樓林唱和諸子之一

章文學朝銓字枚吉一字枚菴國博一奎子也章氏自都諫以來  
世有名臣長興始以詩起至枚吉族兄有樓林居士錫胤者字  
培叔尤以詩名國博亦從學焉枚吉兄弟得其傳而枚吉善為  
香奩之作兼工小令尤翮後人也會稽章侍郎三子旣谷來  
甬上最傾倒于枚吉唱和甚懽吾鄉自枚吉後無復為香奩者  
而樓林唱和一輩亦惟枚吉集獨完故特錄為一卷

春宵曲

沉香火煖金爐中琥珀夜傾琉璃紅懸璫逐漏敲明月蘭臺小妓  
歌春風九曲屏開紫雲障金裝桿撥參差唱入夜銅龍嚙水長擲  
杯來上芙蓉林腰橫半解蘼腸歇七星光闌醒未得東風吹露殺

淒、黃雲城上滿烏啼

春宮詞

淡黃宮柳暗藏鴉，深院年、望翠華不到綠楊欄外立。春風落盡海棠花。

同遊先步月分韻

片月窺林白，漁燈隔浦青。竹陰搖夜雨，碧落動秋星。風急村砧碎，叢寒鳥夢醒。竹枝歌月露，隱、隱前汀。

搗衣曲

蜩光懸影桐風驚，銀沙櫛、瑤徽明秋寒掃雲、不生征鴻搖漾啼。空青美人向晚間，金浦清砧夜搗明月孤。枯枝乍响驚啼烏，冷絳暗滴珊瑚青。絃疊封茱萸，匣海綃黃紋背腹。袷脉、然憲萬里心風前，細泪掩紅靨。幽愁秋氣滿空蘭，屈戍雙銀搖夜寒。晚漏壺

銅秋水咽絡緯穀中霜  
姿酒熱汗痕啼脈  
淚眼看天月無色

和礎

殘雨荒、濕清砧點、幽隔風涼入竹帶  
月靜敲秋砌冷喧蟬苦  
雲深旅雁愁飄零霜葉後一夜滿溪頭

侯濤山觀日出

海波浩蕩流千古  
高岡夜鞋馮夷舞  
金雞向月啼五更  
喚起六螭離水府  
一道飛光貫斗杓  
湯鳥挾浪翻驚濤  
萬峰烟靄收未盡  
青天半壁紅雲高

晚春

翠色滿亭翠青莎  
細路高綠天支薛荔紅  
兩滴櫻桃小葉嬌  
雙燕亂花過  
伯勞王孫歸不得  
遺恨草如袍

蠟梅

淡籠疎影拂虛窓  
逗得春光別樣妝  
疑是羅浮舊仙種  
游蜂釀就幾枝黃

擬春思

春流一碧漾颺  
恰、春風鶯囀枝  
露濕青紅風不定  
蝶魂雙抱海棠絲

續耆舊卷九十九

寶林唱和諸子之一

方布衣伊蒿原名劬以字行一字露嶼周丈方人流寓吾鄉其素  
心者皆在東皋之寶林而布衣其渠也錢丈退山稱其古詩有  
當詩史者布衣後人甚微予屬李君昌呈求其集錄之東皋詩  
人自補堂惺齋後當推布衣今無已夫

相見嶺

南行多歧路躊躇疑不行忽聞樵牧輩呼我如平生涉水指迴徑  
穿林出松穀同行雖有侶山險心逾驚連峰起劈面疊嶺披棘荆  
跋涉意已盡重岡復崢嶸雙峯實對峙呼吸如可生及乎綿亘處  
辛苦行山程亂石難凌越前溪動繼橫艱阻不可極落日谷風鳴  
惻然投茅屋憐澹徒旅情

東吳老人行

東吳有老人白髮垂過面南山之中草廬南山之上時相見疾風  
吹山、氣昏日落空山溪遠門山精百怪忽充斤老人曳杖無復  
存携將二子託交契負書擔囊只家計自言喪亂經時久垂老復  
興風塵際霜鋒雪及濫野風骨斷魂驚泣秋霖君不見東海頭戰  
艦千萬更何求戈矛蔽天、欲白戰士如雲心如石眼中兵革復  
絡繹嗟尔南山亦何益

築城謠

江城十里連雲平暮笳吹向雲中生羽書昨夜海船入幕府之謀  
行築城、外築城不滿內城何高外城短築城犹短築愁深禾黍  
未遑工不綴鞭笞農力無農夕盡發城南城上石生勞何如死得  
安縱死犹驚及窀穸朝中催餉鮮停留越崖踰嶂名南州天乾禾

焦餉不屬城邊太息報啾、虎頭函板城有蓋挂牌團、江若帶  
皚、連營兵甲明落日城頭照旆將軍令行城不摧將軍未去  
城亦潰日暮行人空惆悵踏碑城泥瓦作灰

洗象行

城陰濠水清泚、云是西山流至此一泓乍蓄百尺深金吾洗象  
年、是能令清秋生八月驟使迴波起十里次第揮洗不亂羣象  
濤噴雪波為分須臾浴畢水復合突兀崕上驅風雲觀者兩岸盡  
環立殷、鞞、三軍集回眸注觀辟易人風走沙飛走咫尺嗚呼  
一象且驚人當場志士獨誰識混迹似其衆人同安得置之青眼  
中洗盡萬古塵埃空象乎象乎汝雖祿食何此賴蠢尔形軀賜  
賚豈知粗糲有不飽挺然特立鹿埃外



續者舊卷一百

實籍軒兄弟之一

董孝廉九瑤字在中學者稱為奉銘先生徵君德得長子也少有  
才已而折節講學庚寅辛卯之間燕人梁戩方公狄來寧嘗因  
讌集嘆曰甬上良多才然未有如萬董二家子弟之盛者時萬  
氏八人而公擇充宗季野雄視講社先生兄弟四人推先生與  
少弟英仲時人為之語曰三萬熊、二董雍、先生潛心理窟  
築事天堂以自矢讀書服光突出客至不知也予於宋元明諸  
儒書參考其言而躬行之其遵道集自敘曰予自庚寅即有志  
聖學以恨生晚不得親炙諸大儒自是每遇諸大儒之言即書  
諸紳如臨父母晚多怙又遭多難荼苦畢嘗自念諸大儒際此  
當奈何乃發此藏精嘿詩隱然有會于心特為編纂次第若親

承提命者衆非咲之不顧即醜緼不屬不旦夕間也其刻厲如此已而梨洲講學甬上先生從之稱高座然予觀先生此取舍亦異梨洲有不同者梨洲于鄉器渠顏山農林三教輩雖不甚許然皆有取于其言先生則力斥之以為無忘憚之尤蓋梨洲意在博取其長而訪其流弊此謂善學柳下惠者莫如魯男子也康熙丁酉貢試禮曹丙辰西征奏凱進平涼頌有詔付史官廟堂諸公方以試局待之不幸早卒先生天性孝友克承家風徵君愛其諸弟先生視之如父其于羣從如同產孺人徐氏為御史殿臣愛女裝極盛顧能不挾富貴體先生之孝友而先意承之其奉甘旨以進實有曾子養父之風非徒以口體徵君嗜客四方遇從之士如雲一日尊中酒竭則攢眉孺人見之輒多方致酒兼以時味貢之蓋先生善事徵君而委曲將順皆出孺

人并先生不知此從來也同社陳明經夔獻亦最孝嘗在先生  
座次忽曰頃見江上石首魚船已到矣孺人在房中聞之遽脫  
簪珥市魚及至進饌夔獻沉吟不食先生怪問之曰此為君而  
設也夔曰吾母未嘗吾敢先食孺人遣赤脚婢出曰適市三尾  
一已進堂上一已送至陳相公家為太母膳矣此其餘也夔獻  
即下拜曰有是哉嫂氏錫類之仁也已而孺人此有既罄冬日  
衣大布晚無重衾然無怨色論者以為難云先生雄于古文此  
著章銘集清華典膳臺閣之音也惜其殘斷不完其寧天堂遵  
道集尤有功于儒林長子元晉孝友如其父別有傳

題謝舉羽稀髮集

舊解以楚詞咸池為義今以集中古敘嘆正之

廣陵瓊花死亦奇二十四橋明月知東嘉拾得兩函骨燐火但携

羊馬月吉水相公今曷存海濶天空浪打門東望不見西傷神子  
子書生投何人長歌欲歌唾壺缺短歌未成竹枝折狂走大地血  
風腥一字父章爵寸鉄人言稀髮本咸池此顛持寄髮奚為拾得  
慈陵獻陵物此心公後知者誰濯向蘭亭水嗚咽燭然照耀黃金  
絲謝氏不書兩冬青疊山不死文山生只今草木多搖落誰是亂  
瓊一片雪

立春有此見寄內子

椒觴獻歲若為携花信今朝揮向誰薄俗競為齟齬笑大家不作  
遠山眉淡明夜月紗窗見冷暖春風衣袖頻望手裁遙寄我萱花  
無恙及蘭芝

絲風歌

嗟乎使先生而生漢之初彼亦赤松黃石其徒乎使先生

而生漢之末將呼臥龍鳳雛而皆出惟先生、建武之間  
其所遺世長往之故先生原未嘗自言豈翳不自言能使  
歷漢至今十五六代言者數萬言而究不得先生此欲言  
况今登先生之堂敢妄意先生之意以為言又况取斯人  
之不善言者以為言嗟乎至矣水長山高魂兮莫招、之  
以心神焉逍遙于是為絲風之歌絲風者客星山祠中亭  
石也

君非魚何以知予之不釣魚君非陵何以知陵之不釣名天上長  
者一帝星人間狂者一客星翠嵐水綠富春草青姚江為我溝陳  
山為我壑噫嘻噫我有友昆今曷存咄、我友昆實惟豁達大度  
龍準之玄孫

續者舊卷百一

證人講社弟子之二

陳編修錫嘏字介眉學者稱為怡庭先生明副使來之四世族孫也康熙乙未進士翰林編修梨洲講學南上其時甬之積習錮于訓詁之陋譁然駭之陳文慶敵以盛氣詆异己者人勿能服也先生徐、導之漸無梗議然先生于梨洲格物之論亦頗不盡同梨洲欲鑄先生就之而卒未能也先生為人和平樂易其性稟近于于善人而未嘗不踐其跡故于誦學有介然自守者多病竟不永其天年梨洲銘之謂其格物過勞致之比之漢博士郭路之窮五經以至絕脉而死惜其未能轉乎此即陽明極亭前竹子七日成病之說不足以詘先生果若其言則凡為陽明之學者皆長年矣予謾先生詩古文詞粹然有道此養大醇

獨惜其未出而展其用也林評事荔堂最持標格其于新朝學士大夫無許可者至於先生則曰學道人也同社董文吳仲彞死先生為賣田以贍其家咸別有傳

公莫舞歌

輶轅車中秦鹿走芒碭雲裡赤蛇吼朱絲繫得祖龍孫九泥欲塞函谷口河北方酣壁上觀三秦已入他人手一怒摧闕、土崩霸上諸軍如拉朽虎穴鴻門數騎來楚舞楚歌將進酒王氣驚人戶牖明項莊拔劍前為壽腰袂斜看練葦死三尺寒光利匕首也知吳不顧家公等一思天意否豈沛真人五采文莫道屠龍等屠狗尊前失却卯金刀天下知非復楚有成陽劫火三月紅赤伏神符四百久唉哉監子不足謀亞夫當筵撞玉斗

送陽西涯歸西冷

馬蹄經歲踏京華，忽逐征鴻去路賒。  
何物關心歸思急，孤山開遍早梅花。

夢入錢唐路未遙，故人書舍近營橋。  
石桐護得雲亭字，窗外秋聲

雨洗蕉。謂蕭光宗

芦溝一榻共雞穀，又駐秋潮浙水鳴。  
消却三條官燭債，登坛何地不縱橫。謂摘管村

### 春雨

似得春風約，連雲暮翠微。  
隔簾低絮影，迳出苔衣鳥語千林寂。  
溪截一夜肥桑田，方有待莫惜落花乳。

### 渡京口

金蕉不改大江流，落日黃雲擁戍樓。  
萬軸高牆瓦雁斷，王春細柳臂鷹收。  
山連北固却城障，水薄南徐盡廢洲。  
莫問沉沙今古事，客



懷先入暮笳愁

卷百

樓濶遺堂

范延平光陽字國震學者稱為筆山先生康熙戊辰進士以庶常  
改戶兵一部曹知延平府先生與慈水鄭文寒村最善同游梨  
洲之門祗礪甚篤寒村先得售隨從稍盛先生以書戒之其古  
道如此又曰吾党當自期以振古之豪傑不徒語言文字間其  
在延平有文信公祠以前太守王公士和附之士和丙戌殉難  
忠臣也前太守莫公卒官無後不能返棺先生謂其廉也治其  
喪贈以田以左遷歸先生不欲以文名然亦淡雅閒涉道學語  
要不墮橫浦偏頌一派也

三垂岡

三垂岡歌百年歌殺悽愴人皆怜晉王持鬚獨大笑吾兒奇兒在  
滕前後二十年當戰此雖老不用愁華顛翡翠盤鴻鵠厄天子亦

奇兒幸勿忘我恩兒有富貴夾城之戰始擊賊重過岡前三嘆息  
凱旋告廟真雄哉奇兒之奇今果識可憐兒奇在少年後來成敗  
何相懸三垂岡歌百年無顏見父歸重泉

禁月明

禁酤禁其具權油禁松薪請更禁明月萬戶俱昏、當時已無天  
其日何禁區、一明月

東鄭禹梅

坐我茅齋下思君燭影斜十年同夜雨一水隔天涯世亂詩書棄  
兵驕廝養諱山中又警急何處可移家

過羊流尋晉羊太傅墓

徂徠山北積黃雲下馬來尋太傅墳陰洞狐狸窺白日古詞灯火  
接斜曛當年銓閣須公等他日樓船渡北軍誰料吳平遺恨在羊

東宮暮紛、

次涿州城

又向春風別帝京，征車輾轉涿州城。十年楊柳今如此，一卷文章老未成。擬吸殘羹歸竹浦，誰知掌露出金莖。依人薄被江東去，莫謂登樓感慨生。

車驅涿鹿古城偏，半壁青山落日懸。鶯為扶春啼鹿苑，燕思啣土掠荒田。閉門種菜英雄老，此日採桑父老傳。懷古莫將興廢論，晚風颯、起寒烟。

和鄭寒村半坐亭韻

東南西北猶傾圯，造物何曾得自全。縱到期頤亦是寄，尚存一息豈無緣。絕長補短茅亭地，欲謝還開花氣天。且學堯夫四不出，任他眠食過年。

續耆舊卷百二

證人講社弟子之四

萬五河言字貞一號管村戶部郎奉冢孫也其父斯年受業錢忠  
介公豫于江上義師晚逃老氏先生以古文少有名隨諸父在  
講社中隸洲先生贈之詩有云規撫震川之古淡加以剡源之  
色澤者也諸父季野亦曰使我有汝筆班馬不難到矣以明經  
名入修明史獨成崇正長編一書得罪于史局之貴人出知五  
河縣大吏陷之然先生亦不為吏遂得罪論死其子承勳泣血  
求有力者得以贖免先生于詩非專門然其魄力有可取者此  
謂文人之詩也

送吳壇侍郎南歸

埋輪本意洛陽亭豈為妖狐震鼓靈外事范睢聊自試中朝汲黯

竟難停驚心世事翻新局到眼家山從舊青暫謝金門游好侶  
庶何必異堦莫

張文學士培字天因梨洲先生之高第也其父邀勳曾忝豫冰槎  
暮府事領家輸餉先生其有力焉已而事敗新朝進士范某構  
愛欲害先生之父幾被五君子之難及先生兄弟出補諸生又  
多方以滅其迹遂免然先屨試不售因佐父貨殖不數而致千  
金則先生之才可知矣有別業在西莊曰墨莊即為梨洲先生  
講學之此其詩其弟雪汀齊名而隨作隨棄故今無足本子錫  
琨別有傳

### 甬江樓

城東樓高真壯觀遠城江水飛奔湍我來登此獨維目依懷古  
方盤桓楊公建此在宋兩淋日多多凋殘二十年已無可識蘇公

鍾事人俱歡翠瓦鳥革不改舊角江名鼎重濡幹西顧山光如畫  
裏碧波掩映紫雕欄夕陽一抹思更遠欲從東海垂漁竿

同友人遊它山

藤蘿蒼翠拂平沙端急它山落晚霞半晷清暉寄柳色一灣春水  
漲桃花磬傳隔岸知僧舍烟起前汀認酒家古木遠隨溪徑曲提  
筐兒女采新茶

路轉峯迴又一村隔溪黃犬吠柴門花爭春色成紅陣山擁嵐光  
帶碧痕宿霧滿崖為豹隱晴雲出岫護龍屯賣錫高唱斜陽路朝  
暮凄然欲斷魂

張大行士墳字心友一字雪汀康熙甲辰進士將任司理值汰冗  
改選大行尋卒年三十有七梨洲黃先生銘其墓且序其詩稱  
其恂、孝友銳志實學才識敏達一惟經世是圖手錄經史子  
集幾至等身含英咀華發為咏歌超然簡獨永絕塵垢然其志  
量此詎固不以解褐為究竟也二子錫瓚錫璵別有傳

秋窗書情

年茲日以長髮日以新二紀濫一第奄忽逾九春甲子半有餘  
此志無一伸行將縮符綬拜辭皓首親百憲鑽心求烈火燎枯薪  
譬彼秋草芳不久霜雪鄰雖有後雕姿凌寒多苦辛棄置聊偃臥  
啻比羲皇人

秋日雜感

抱甕年來願息机此身原不慕輕肥為龍為虎時何利呼馬呼牛

應敢違儘少功勞  
林曉鏡外多炎暑  
又更衣青灯虛幌  
成何用手  
把遺編事發揮

虛空閒坐試徘徊  
便有清風拂座來  
寇退可能如暑退  
老來不減似潮來  
披帷怒髮何為者  
橫槊當歌安在哉  
掃却雄心殊有在  
呼童重按博爐灰



董文學允璘字吳仲徵君德偁少子也其其兄孝廉允璠齊名讀  
書陳太僕之雲在樓其中祿高才生者孝廉最長次之為陳編  
修怡庭次之為陳大理斐園次之為先生怡庭小字曰方斐園  
小字曰圓于是有大小方圓之目先生小即有志聖賢及游梨  
洲之門益自奮有見于王氏劉氏合一之說以為慎獨即是致  
知大學誠意章詩云君子必慎其獨蓋先言君子必致其知非  
慎獨外更有致知也又曰意即獨也獨即幾也意無不誠意之  
炯、靈、即獨誠之炯、靈、即幾周子詩云幾善惡者謂幾  
于善惡能辨之非謂幾有善惡也梨洲述其師說以意為心之  
此存世多未達先生解之曰存固存而幾亦存也聞者始釋然  
先生在講社梨洲倚為禦侮之友有挾異說以至者先生必駁  
之梨洲嘆曰使吾惡言不入者吳仲之力也先生在社中諸子

紛然于字句同異間。曰：學者但當輒逼近理，以上聖上天之路。平日得力于朱子，或于陸子，即從得力處實、落、做工夫。得上此路，同亦可异，亦可若字句之間，不過口頭上見解，非正學也。先生為人磊落剛果，敢于任事，每見闕冗之徒去之，若况其精進，一日千里，不幸三十六歲而卒。臨終自書豪傑之才，善人之質，自負甚侈。斯人斯疾命也如何，必嘆息其同社及陳明經、夔獻典、怡庭為之撫其孤寡。梨洲先生哭之曰：彼說、者、麀頭鼠耳，剖腹無心，割臂無血。吳仲之死，天祝予也。先生死後八年，在中亦卒。董氏學統衰矣。

先生兄弟孝友，碩皆有賢婦以佐之。在中，儒人陸氏孝子。其舅姑二嘉孺人王氏孝于其父，已皆見二嘉傳。中先生之病孺人封股進之，亦屬難能。數之實籍軒中名德聚會。

于巾幗皆有芳名可敬也已

懷親

風雨滿、下赤沙相逢漫說罄流霞出門回首親顏瘦未必擎杯

看落花

苦柏行

悲秋望雨叩之司牧指庭前柏色依然苗寧作草噫善言

我為作苦柏行

日復暮天犹然上山逢白頭虎不顧人命殘拜虎無噓天道難遷  
虎色秋暴厲連歲多大年離、陌上成枯草蠹枝屈曲多翩颺東  
村送龍出西村迎龍歸悲風起蕭瑟不如肉鼓吹